

平宋录

上卷

丞相素有盛德，不屑细务，重厚深沉，外莫窥其际。中统四年，自西城入觐朝廷。至尊一见，如有所感，遂以德器遇之，以心膂寄之，拜中书平章事。虽入省预政，默然寡言，几数月余。每事参决，无不中理，八座皆惊。再拜中书左丞相，次领枢密院事，调遣四方军马务繁，无少凝滞。至元十一年秋九月，分阃南伐。其折冲御侮，极有方略，信赏必罚，得士众心，尤明于知人。其或以文进，或以武用，无不称职。临戎制胜，规画经理，英谋独运。以之攻城野战者，某处宜攻，某处宜守，某时启行，某时利战，如此而成，如此而败，临机应变，间不容发。与夫兵家奇正分合之术，车骑卒伍之阵，山泽水陆之战，若合符节，信乎其深于兵矣。孙子论智、信、仁、勇、严五者，丞相实全之。且古之取江南者，盖有之矣。然皆值其君臣庸暗，谋谟乖次，内外离叛，是以用力少而见功多，所谓乘其间、投其隙，故得以肆其志。何况宋三百余年，人心坚固，君臣辑睦，城郭修完，兵甲精利，粮储充足，将士如云，谋臣盈廷。自我大元国以来，梯航所至，万国来朝，靡不臣属，抗衡不已，遂为勍敌。丞相总兵南伐，旗旄所向，战无坚阵，望风披靡，长驱径捣，如入无人之境，取汉、鄂如拾遗，摧苏、杭如拉朽。宋将身窜胆落，救死之不暇。用能获其君臣，收全功而还，使我大元之化，雷动风行，际天所覆，悉为臣妾，何其盛哉！

至元十一年甲戌正月，上命右丞相巴延节制诸军伐宋。七月，巴延陛辞，上谕之曰：“古之善取江南者，唯曹彬一人。汝能不杀，是亦曹彬也。”

甲戌九月，大会兵于襄樊。是月丁亥，沿于汉江而下。前后延袤，旌旗数百里，水陆并进。丞相遣万户武显等前锋，趋郢州，至溧水。时值雨淋涨溢，以无舟楫病涉，遂驻兵于溧水之滨。丞相大军继至，武显等趋迎马首告曰：“溧水泛滥，兵马惧其漂没，以故待之。”丞相怒责曰：“此水小而不敢渡，焉敢渡大江耶？”伫马军中，召一壮士负甲仗渡水，而军马长驱悉渡，亦无漂没者，诸将伏其威武。诸军既渡，丞相令禁军中，有敢杀马，以罪罪之。于是一军人杀马，即遣诛之。

至炎山，前锋来报郢州消息，丞相遂至郢，军郢城之西。其城在江北岸，以石为之，高接山形，矢石莫能近，攻之无益。有人来言：“江南有城曰新城，彼于江水中密树椿木，以绝舟楫往来，下流又置城于黄家原，彼军坚拒，诸将极难为力，于是丞相历观郢之形势。其黄家原堡西，有沟渠深阔数丈，淋雨月余，其水涨溢，南通一湖，至江甚近，可令战舰悉达汉江以避郢军。”言讫。丞相遣数将率兵进黄家原堡，即日克之，总管刘二李劳山首获战功。丞相遣兵围郢，又遣兵众治平江堰，破竹为席地，荡舟而过郢城，遂入汉江。大军将进，诸将告曰：“郢城乃我之喉襟，今不取而过，后为归路患。必当取之。”不听。诸将数言郢之不利，丞相骂言：“汝曹欲为困襄阳之计，俱为龙断者耶？用兵缓急，我具知之。况攻城乃兵家之下计，大兵之用，岂惟在此一城哉！若攻此城，大事失矣。”

冬十一月戊子，大军发郢城。丞相而下，平章阿珠及诸将帅，不满百骑，殿后而进。前去大军数里之间，后有郢州城将帅赵统军帅精兵数千骑追之。丞相暨平章阿珠等未及介冑，而回渡迎敌，大破郢兵于汉上。丞相亲将马军，挥戈毙之。其余将士，死者不可胜计，生获数十人。

乙未，至沙洋，敷陈祸福，招谕归降。其守军串楼王、构索王等坚壁不降，遣兵攻之。时军中有相士李国用者，祭风，风遂大起，以助兵攻。丞相令炮手张元帅等顺风以火炮攻之，烟焰燎天。俄而城陷，生擒首将串楼等四人。丞相令曰：“应拒敌者，悉斩之。”

沙洋南五里，至于新城，其将边都统镇守焉。丞相令军众，将戮沙洋军人首级列于城下，执缚沙洋将串楼王等，望城呼曰：“边都统，宜速归降。如其不然，则祸在于目前。”至暮，其将黄都统逾城而降。丞相拟授招讨使，即以金符佩之。又遣人复招边都统。回言曰：“请参政吕文焕话。”于是参政吕文焕乘骑于城下，彼军一时飞矢如雨，中吕文焕右臂，坠马，抵城避之。须臾，奔趋而已。己亥，丞相遣兵众攻之，彼将统副任宁逾城而降。丞相乃督众乘势攻

之，下令曰：“如降者，悉免。应拒敌者，皆斩之。”其城中军民，往往逾城而降。是日，进攻，拔之，首将边都统自焚而死。于是丞相将沙洋所擒将串楼等四人亦诛之。

大兵遂至复州。遣人谕其主帅曰：“汝曹若知机而降，有官者仍居其官，吏民按堵如故，衣冠仍旧，市肆不易，秋毫无犯，关会铜钱，依例行用。”兵至，翟安抚贵即日出降。诸将言于丞相曰：“自古降礼，当要降表，须知计点钱粮军数，差官镇守。”丞相不听，省谕诸将，无令一军入城，违者斩之，于是无秋毫之扰。丞相温言慰谕之。翟贵曰：“贵今官守复州，如是不降，一郡生灵必遭殄灭。贵今已降，家属在鄂州，必不能免。”丞相曰：“汝今迎师而降，鄂州亲属可令无虞”云云。丞相召贵曰：“复州去江陵不远，汝遣使去招谕云云。付汝蒙古文字，今使江陵之人赍之。如遇后军见之，不敢为害”云云。诸将又曰：“当要降表，须知钱粮军数。”丞相曰：“不然。倘复州不肯归附，亦不宜攻击。自今时日相逼，前去大江不远，我军悉战力争，不在于斯，在于渡江耳。”诸将皆曰：“诺。”丞相大会诸将，议渡江事。即日遣总管刘深、千户马福观沙湖水势，令诸将皆趋汉口渡江。诸将曰：“汉口水急，彼军且有备御。”丞相不听。我军径过沦河，军于蔡店，去汉口且近。是日，兵众围汉阳军，取汉口渡江。夏贵并力守御。丞相遣数将帅舟师，至夜复回沦河、沙湖，曰：“汝辈如至阳逻堡或沙湖近处，遣人速来报我。”先遣万户阿喇哈蒙古骑兵倍道兼趋沙河口。丞相帅兵前进。

冬十二月庚戌，军于大江之北。丞相轻骑观大江形势。辛亥，自汉口开坝，引船径入沦河，转至沙河口，达于大江。壬子，丞相以战舰万计，相尾而至。先令战舰数千艘，泊于江岸北，屯布以轻舟维其后，会于沦河湾口。其蒙古、汉军步骑数十万众列于江北，旌旗弥望。宋人观之，骇然堕气。即日夏贵帅汉鄂州师顺下流迎敌。至夜，彼潜发舟师犯我军船。有总管张当见之，遂战，宋兵败还。是日，诸将言曰：“沙河口南岸，彼屯战舰一队，可以攻取。”丞相不听。吕文焕又言：“彼船攻之必获。”丞相答曰：“吾亦知其必获。吾之所虑，诸将获小功，骄惰其志，有失大事。吾自料之，可一鼓而渡江，获其全功，无贪小利。”诸将皆曰：“然。”丞相令诸将各修攻具，进阳逻堡，一名武矶。癸丑，诘旦，遣人于阳逻堡往谕宋之将士，宣布朝廷威德，招谕来降，宋将弗听。夏贵以战舰数千余艘列于大江之下，横截江面，其势堂堂，若不可近。甲寅，又遣人敷陈祸福于宋将。宋将答曰：“我辈累受大宋重恩，政当戮力死图报效，此其时也，安有叛逆归降之理？备吾甲兵，决之今日，我宋之天下，赌博孤注，输赢在此一掷耳。”丞相遂指挥诸将进兵攻阳逻堡城，竟日不克。是日，军中相士李国用告丞相曰：“天道难行，大江必渡。夜观金、木星相犯，若二星交过，则可渡矣。”丞相曰：“征伐大事，战胜攻取，在将之筹画。天道幽远，安可准？”笑而慰之。乙卯，复攻之。密谋于阿珠平章曰：“今宋将之心，谓我必拔此阳逻堡，可以渡江。况此堡坚，攻之徒劳。若今夜令汝铁骑三千，泛舟溯流而上，趋视其阵，料彼上流虽有备而不坚，当为捣虚之计。以来日诘旦，且渡袭江南岸，速遣人报我。”阿珠平章然之。是夜遂行，于上流二十余里，泊于青山矶。中夜，帅舟师战于江中，果得南岸。丙辰拂早，阿珠平章遣译史马文志来报曰：“平章承命而往，已过江矣。”丞相大喜，遣步将数万急攻阳逻堡。军中有被伤者，亲为安慰，赐药以疗之，由是愈得士众心，临阵无不用命，以一当百。是日，丞相被坚执锐，亲冒矢石，临于行阵，指挥诸将，帅舟师数万众，直冲宋将兵船，大战江中。我军乘锐攻之，无敢当其锋。宋兵大溃于江中，阳逻堡人心瓦解。宋兵数十万众，死伤者几尽，流尸蔽江而下。夏贵仅能脱命，弃舟遁去白虎山，抵暮方止。诸将举觞称叹曰：“自大元开创以来，丞相出师，一鼓而下江左，乃建大元丕洪之业、不世之功，非丞相其孰能与于此。”丞相答曰：“殆非一人之智，乃圣天子洪福，诸将之力也。”于是留宿于江壩。

次日，凯还劳军，会议取鄂州。戊午，大兵渡江。己未，汉阳军降。是日早，至岳州，遣吕文焕、断事官杨仁风、总管杨椿等直抵城下，宣扬威武，晓以成败，曰：“汝之宋国，所恃者江、淮而已。今我大兵飞渡长江，如蹈平地，汝辈不降何待？若尔坚拒，大兵一举，枕尸流血，在于目前，生灵何辜？”于是鄂州张让然遣计议官王届出城议降事。庚申，张让然率众来降。辛酉，大宴于李庭芝园。壬戌，丞相定新官品级，升加有差，撤宋兵众，分于诸军之中。其城向日有陷宋边民及戍卒甚多，往往悉黥其面，相率来告，愿归故里。丞相悉纵之，号令诸将曰：“所部军兵，毋令侵暴百姓，违者罪及官长。”去苛从简，民皆悦服。都总管呼图岱尔及新附官赵都统、孟都统等驰驿奏渡江之捷。又遣万户阿喇哈提精兵数万暨前锋黄头夺寿昌粮，得四十万斛以充军饷，镇守黄河。议留左丞阿拉哈雅宣抚，断事官杨仁风、郎中鼎，提控宋熙及诸将分兵守鄂，仍行中书省。己巳，丞相暨平章阿珠领兵东下。庚午，露宿中夜。丞相遣阿珠率舟万余众，先据黄州江口。丞相至寿昌，遣荆湖宣抚程鹏飞、总管杨椿往谕城守副制置陈燮。燮遣总管石国英、刘仁等过江至寿昌，请降，仍求名爵。丞相曰：“汝既率众归降，何必虑及名爵？”率令石国英等还黄州。丞相即召幕官议陈燮名分事，即以沿江大都督许之。燮大喜。

十二年正月癸酉，丞相从舟抵黄州城下，陈夔出降。次日，多示榜文，绥抚居民，内外帖然。陈夔分兵置诸将。召夔问曰：“汝有子乎？”陈夔答曰：“有子岩守连水，可密遣人致书招来。”丞相从其言。是夜，陈岩潜出。继而遣使分道招谕，黄仙石、金刚台诸山镇悉降。

丁丑，丞相与阿珠召陈夔、吕文焕谋取蕲州。丞相曰：“向闻管景模、王滕、吕师道等与汝最相亲，汝可密书示之，则令来降，不亦可乎！”于是陈夔、吕文焕遣人至开州。管景模答书来降。辛巳，先令吕文焕、陈夔及蒙古万户等选水军精锐者数万众，泛舟而下趋开州。壬午，平章进兵莲子湾。是夜，吕文焕遣使赍吕师道、夏贵与管景模、池州张林等书，且言管景模等今欲大兵先据开州。丞相密议，令阿珠帅舟师先造开州，丞相部水陆之师继至开州城下。是日，管景模率众出降，加以两淮宣抚使，吕师道授同知。刘千户哈达尔镇守。即日阿珠率舟师先进，趋江州。丞相严戒将士曰：“甲仗俱要精砺，违者罪之。”水陆并进。癸未，宿于富池。甲申，军于城。乙酉，雨作，江州吕师夔、钱真孙遣人远迓。

丙戌，至江州，城中士庶拜迎马首。是日，大宴。戊子，吕师夔请丞相及阿珠等大宴庾公楼。即日，安庆范文虎遣人持酒果来迎，南康军官吏来降。是日，有安抚钱真卿选赵氏宗族女佳丽者二人，盛妆，欲纳丞相。丞相辞曰：“我奉圣天子命，兴仁义之师，取江南，除残去虐，岂以女色移我之志乎？”却不受，即遣归其家。宴罢，出城宿于东郭。夜半，风大起。己丑大雨，丞相定渡江人员功赏。时雨连日不止，令吕师夔传檄江右州镇，播扬威德，招谕归附。范文虎遣其侄机宜请丞相速来，欲降。丙申，丞相议江右已归附州军官员名爵及进取事体、功赏等事，令左右司员外郎石天麟同万户额森卜驰驿赴阙敷奏。戊戌，安庆范文虎遣使来报：“阿达哈、刘整等行枢密院遣军临城招谕，我辈不从，众心愿俟丞相。”池州张都统亦遣人来降。丞相令阿珠帅舟师造安庆。丞相帅水陆兵至湖口。湖口岸阔数里，遣千户宁玉等修系浮桥，以渡兵众。时风大水急，桥不能成，或言于丞相曰：“鄱阳湖内大孤山神祠，请祷之。”丞相然之。遣人诣大孤山，祷曰：“钦奉大元皇帝命，举兵以征不庭，长江既渡，今湖口大风数日，阻我兵不能进。如祭之风定后，则许汝岁时血食祭享。若风不息，汝必不安。”是日，祭回风息，大军遂渡。丞相令江州士民岁时祭享。丞相发江州，阿珠遣使来言曰：“安庆范文虎已降，今依命同本官招谕池州。”

二月丙午，大兵至安庆。丁未，丞相令行枢密院军马过江相合。行院官刘整卒。戊申，发安庆。庚戌，至池州，张都统出郭迎丞相。

是日，贾似道、孙虎臣帅师十余万众于池州下流，屯于丁家洲。贾似道遣宣使阮克己、宋京等赍书求和，请退兵称臣，愿岁贡币。丞相遣千户囊嘉特暨来使同往，答书于似道云：“我奉旨举兵渡江，为尔失信之故，安敢退兵？如彼君臣相率纳土归附，即遣使闻奏。若此不从，备尔坚甲利兵，以决胜负。”囊嘉特至，求和不从归附。丁巳，丞相率兵至于丁家洲，去彼军数里屯驻。戊午，丞相观贾似道、孙虎臣兵众数十万，势若云屯。己未，丞相指挥诸将，授以方略，夹于江岸，树炮弓弩等具，并力攻之。丞相暨阿珠乘舟督战，宋兵大败，追杀数十里，江面流尸，水为之赤。贾似道、孙虎臣仅得脱。太子州孟之搢出郭迎降。是日，建康翁都统遣人来报云：“赵制置弃城遁去，请大丞相速至，受归附。”丞相先遣吕文焕及招讨索多，按察副使焦宽甫等赍榜文往建康抚谕军民。丞相进兵过太平。

三月癸酉，至建康，大赉三军。镇江亦遣使来降。丞相遣行枢密院军马屯守镇江。由是淮西、江南、滁州、宁国等大小数十城传檄款附。庚寅，遣员外郎石天麟等皆诣阙奏事。至尊大悦，凡渡江获功人员及士卒升赏军务等事，皆可其奏。丞相驻师建康，令枢密院阿达哈并参政董文炳等分兵镇守镇江、两淮沿江所归附州郡，俱选素有威望万户人员与新附官同镇守抚治。丞相约束诸将，分守城壁者，不令下乡侵扰人民，违者加之重罪。

是月，尚书廉希原、侍郎严忠范、议官宋德秀等奉国书使宋临安，请益兵护送。丞相曰：“汝既奉国书前赴临安，莫若先遣一个宣使前往，谕彼官吏，预知其意，然后可进。况我大兵压境，继后而进，宋人必未敢伤害汝辈。不宜益兵护送。吾恐宋人见汝辈多拥兵众，心生疑惑，别有异议，于汝辈深为未便，切宜熟虑。”廉尚书等坚请护送，遂许之。翌日，遣兵数百人护送至独松岭，皆被宋兵所害，果如所料。

次日，令孟子搢及索多行江都宣抚事，抚治建康。临安洪都统辈密遣人从间道致书于建康归附官翁都统、徐都统，伪相通好，其辞迫切，言杀信使之事，宋太后、嗣主实皆不知，乃边将之罪，今为搜捕斩首谢罪，宋氏君臣意望大兵不欲东向，愿输岁币，请烦诸君代于大丞相处，善为辞焉。丞相闻之，谓诸将佐曰：“宋人谲诈为计，以视我之虚实，吾当就而用之。临安之行，孰可同往，亦观彼中事体，仍为我宣布朝廷威德，令彼之君臣，早为归附，免致加兵，使生灵无辜涂炭。”诸将佐皆曰：“善。”吕文焕等言于丞相曰：“议事官张羽为人端恣刚决，兼有才略，其人可

往。”丞相然之。召而问之，羽曰：“虽蹈廉严之覆辙，然事不避难，臣之职也。羽何敢辞。”夏四月乙丑，遣张羽与宋人同之临安，至苏州遇害，时人莫不伤之。

中卷

夏四月乙丑，阿珠奉圣旨分兵筑围守扬州，屯于瓜洲城。丞相与吕文焕及诸将镇守建康，候秋再举。翌日，侍奉御爱仙奉旨召丞相赴阙计事。丞相令蒙古万户阿喇哈权省事，仍咨升郎中孟祺、员外郎刘江议事。

五月辛巳，丞相趣装发建康。壬午至镇江，会同阿珠、阿达哈等议镇守等事，仍谕诸将练习所部水陆士卒，甲仗务要严整，缓急适用，毋令怠惰。诸将受指挥还。癸未，同吕文焕济江北，石天麟从行。至清河口，丞相驰驿先赴阙，敷陈平宋筹画，至尊悉皆嘉纳。

七月己丑，丞相拜中书右丞相，遂奏保平章阿珠之功，亦拜中书左丞相。

八月癸卯，发上都南行。八月丁未，至大都，省院台众官留宴三日。辛亥，发大都，自河间取道山东路，直入都。经圻潭涟海等处，并巡视边陲要害，壁垒坚脆，用兵设备，调准东元帅右丞博啰欢、左副都元帅右丞阿里伯所部军兵万众附江而进。

九月戊寅，阅兵于淮安城下。淮东招讨使、签枢密院事阿尔默色守新城兵亦会合。是日，指授诸将方略。己卯诘旦，会兵于淮安城下，令安东州归附官孙嗣武等扣城大呼，谕淮安等将许安抚曰：“丞相奉大元天子命，举兵南伐，所向无前，声势震天，东连海峤，西抵川蜀，沿江州郡，望风纳款，其孰不知？今我等名爵有光于宋，乃至台境生灵，俱获安业，汝曹思之，宜速来降，则可转祸为福。如不然，城陷之日，诛灭无遗，悔将何及。”又系文书于矢，射于城中，以摇众心。辛巳，遣阿尔默色领本兵船铁骑拒其北城西门，丞相与博啰欢、阿里伯等亲临南城堡，指挥诸将，分道进攻其堡。俄而兵众鼓勇，长驱登城，遂拔之。宋兵大溃，趋奔大城之下。我军追杀，直抵门，桥断，遂不得进，亦斩首数百级。癸未，平其南堡。

甲申，发淮安南行。丙戌，至宝应军。戊子，攻白马湖，克之。溯流至清江桃源，进至高邮境。遣帐前哈必齐、千户色彻肯等先帅铁骑数百趋高邮。遇宋兵出战，宋兵大败，斩首数级。次日，丞相率诸将阅兵城下，观宋壁垒而还。进至范光湖，避兵之民甚众。丞相遣人招谕，悉降。又遣侍卫军总管颜聚等乘战舰五十余艘，破草湖乡贼，即日克之，今诸将秣马俟行。

十月己酉，至扬州。庚戌，会兵围守扬州，耀其威武，平章阿珠及右丞张惠、参政敏珠尔丹率诸将来迎。壬子，阿珠受左丞相宣。癸丑，丞相次大湾头新堡，命诸将指挥方略。阿喇哈自建康来见丞相。是日，大雨，还营。乙卯，与左丞相阿珠兵合。令阿喇哈还建康起兵。辛丑，留博啰欢、阿里伯等部锐兵万众守湾头堡。是日，大兵南举。丞相观杨子桥堡。是夜宿于瓜洲。壬戌，渡江至镇江，宣读圣旨于府廨，置行枢密院，令官阿达哈、董文炳同署行中书省。左丞阿达哈部左军诸将先攻常州不下。丞相与阿珠议平宋大事，遂分诸军为三道，会于临安。右军以参政阿喇哈、四万户总管鄂啰齐等帅蒙古、汉军步骑十余万众，自建康出，由安庆直趋独松岭。左军以参政董文炳、蒙古官帅万户张宏范、万户张祗、都统范文虎、王世强、管如德、史胜等、省都事杨晦，领幕府事，水陆精兵数十万，出江入海，取道江阴，进趋许浦、澈浦、上海、华亭等处。丞相暨左丞阿达哈至中道，行都省事，统帅群将，咸受节度，裁断大事，帅蒙古汉军一万众，水陆继进，趋常州。是日，左丞相奉诏旨分兵镇遏扬州，屯于瓜洲。

十一月己卯，丞相出镇江，宿于丹阳。壬午，至常州，前进之兵，相持不决。至日，丞相帅大兵严围其城，壁以立木为之，其池堑既深且阔，攻之诚难。丞相召诸将指授方略，令各备攻具，期于来日，分道攻击。又先遣人大呼城下，谕言曰：“城中将帅士庶，宜速来降，免尔曹拒敌之罪。”城中不听。癸未，又令诸掾吏书谕文射入城中，曰：“常州主帅、将校、士庶，常州我大元已附之城，尔众复来据之，大丞相领兵临城，四面攻击，势易摧枯耳。然我念主上好生恶杀，务以招徕为先，连日遣人告谕，未见听从。尔之士民，勿以归降复叛为疑；尔之将士，勿以拒敌我师为惧。约以来日，如能出城归附，以保生灵，前罪一无所问，不妄戮一人，仍依沿江已附州城一例迁加爵赏，四民各令安业。若更执迷坚拒，城破之日，枕尸流血者，老幼无遗。宜速审思，毋贻后悔。”又不听。丞相亲督帐前军数千，

临于南城，又多建火炮及弓弩等具，日夜攻之不息。至甲申巳刻，丞相怒叱帐前诸军，奋勇争先，登木城，即竖丞相红帜于城上。四面并进，宋兵大溃。克之，遂屠其城。又蒙古都元帅阔里特穆尔、万户怀都等率兵先据无锡。乙酉，丞相登常州水门，遣人捕索贼兵，悉斩之。丙戌，丞相号令诸将，其拽炮乡民，广给其榜，各归其乡。禁约军人，不得妄行掳掠，犯者加以重罪，由是远近皆安。丁亥，遣万户宴彻尔、万户蒙古岱等部水军数千，巡捕太湖，会兵于江。戊子，赏劳获功人员。

己丑冬至庚寅，遣伊齐尔岱、宣抚游显、索多、总管杨椿等会阔里特穆尔兵。遣怀都兵先趋平江。即日，参政董文炳遣使来送两淮帐下王都统雄，即以嘉兴招讨使授之。平江主帅王邦杰等遣张拔、蔡汝达赍书来迓丞相。丞相慰劳遣反。遣使往谕怀都等官，曰：“此大兵到日，宜严饬将士，守护城池，勿得纵令侵扰百姓，如有犯令入城者，从军法。”拟行省都事马恕为常州尹，多给榜文，招怀未附之民。是日，阿喇哈遣使来报曰：“所部军兵已过广德，进趋独松岭。”丞相深然之。

十二月庚子，发常州。怀都遣使博罗欢来报，彼宋柳岳奉使至无锡。辛丑，军于无锡之西。壬寅，大设省幕，会集诸将，令奉使柳岳来见丞相，出示宋太后暨嗣主国书及示宋之大臣与丞相及吕文焕书。柳岳垂泣曰：“今日太皇太后年高，嗣君冲弱，更在先帝衰经中。自古礼不伐丧，望大丞相息怒班师，免致三宫不安，陵寝动摇，敢不年年进奉，岁岁修好。此诚奸臣贾似道失信，误我国耳！”丞相答曰：“曩者我圣天子登极之初，遣使奉国书以修和好，汝国无赖，执我行人一十六年，所以兴师问罪。去载，又将廉奉使等无故杀戮，谁之过欤？如彼果欲我师不进，盍学钱王纳土、李王出降乎？尔宋昔得天下于小儿之手，亦失于小儿之手。其道如此，卿何多言？”柳岳顿首，泣下不已，令千户囊嘉特馆伴焉。癸卯，遣招讨察克齐、千户陈齐、达岱将宋柳岳及从来者宋、李二人，并严某所奉国书，赴朝廷禀奏。丞相军于望亭东，令张惠、吕文焕先赴平江，同游显等入城，取会公事。甲辰，严江主帅王邦杰、郡守王矩之等率众远来迎降，止于寒山寺南。乙巳，军于平江西南五里。

丁未，丞相入平江，登城观兵，遂撤宋军，布置我兵于城上。既而复会诸将佐于府厅事，号令诸军，不得辄入人家，扰害百姓，牙嗽贿重罪，于是居民晏然悦服。即日，遣囊嘉特、范文虎下从者王政同柳岳赴临安，录白谕宋主诏书一封，又丞相白宋臣书云云。董文炳遣都事杨晦来报，所部军兵已下许浦、澈浦、顾泾、上海、华亭等处，已行抚定次第。丞相曰：“凡归附官，可就便区处。”即日发回。又遣使觐前路窄隘，军马不容逗遛，令千户宁玉等前部军兵，复修长桥等处通道，不旬而成。丞相召范文虎、蒙固岱行两浙都督事，王邦杰充安抚事，王矩之遥授温州安抚，其余归附官员升加不等。又遣使谕董参政，令万户张弘范等军还省，别听区处，屯于平江。癸丑，译史阿里自朝廷奏事回，俱准所奏。更囊嘉特同宋使夏尚书、吕侍郎等自临安来，赍到录白宋书云云。辛酉，宋使夏尚书等谒见丞相。是日，大宴议事。癸亥，遣宋使吕侍郎回。乙丑，范文虎下从人游和尚同宋使沈节僉赍宋太皇太后谢氏谕吕文焕敕，并与丞相书云云。是日，谕诸将曰：“今日宋臣陈宜中遣人来为会于长安镇，宜观地面宽足容我军奥鲁之地。”遂号令诸将所部军兵序，各翼行伍，俾令前进。其旌旗戈甲等事，务要精整，其全家属辈留之于后。仍省会严禁诸军，不用抄掠生口，侵夺人财，焚烧民屋，如有犯者，即以军令从之。诸将士为之屏气，无敢妄动者。于是诸将听受方略，分左右翼而进。诸将侧目相视，莫测其机，亦无敢咨禀者。又遣范文虎、蒙固岱乘兵舰会阿喇哈、阿里伯等取湖州。丙寅诘旦，登车。平江官属军集邀丞相贺正，甚坚。丞相曰：“我之军马，为大事，岂暇问此。”遂行。留游显、怀都、万户呼图克、布哈王等分兵数万，镇守抚治。令密王等长桥镇守太湖等处。

十三年春正月己巳，嘉兴帅刘安抚举城迎降。癸酉，宋使军器监刘廷瑞赍陈宜中书与丞相云云。丞相亦回书云云。同日，遣囊嘉特之临安为会。乙亥，宋刘察院赍到宋主称臣表，并宋臣与丞相及吕文焕书云云，当即发回。丁丑，囊嘉特同宋都统洪模赍陈宜中、吴坚与丞相书云云。戊寅，发宋洪都统还临安。是日，丞相赴嘉兴，留万户呼图呼、千户王图察翟或守，授刘安抚以安抚。庚辰，宋使吴路钤临安来会长安。是日，遣还。辛巳，洪都统来迓。是日，至崇德。壬午，至长安镇，陈宜中约不至。癸未，过长安镇临平。甲申，至皋亭山。丞相娘子来到。丞相向问：“你怎生来？”曰：“俺自来。”丞相曰：“你来呵，俺根前要富贵也。你吃一盏酒，大事未了，你回去者。”娘子回程。宋使赵吉甫、贾余庆同囊嘉特来献传国宝、玉玺、降表。受讫，即日遣邀召陈宜中出议降事。

乙丑，兵至临安北五十里，有囊嘉特、洪都统遣人来报云：“今日陈宜中、两淮张世杰、苏刘义、刘师勇等挟广、益二王由钱塘遁去。惟太皇太后、嗣君在宫不动。”丞相亟遣使分谕右军阿喇哈、鄂罗齐暨左军董文炳、范文虎诸军据钱塘，不令宋人来往，守御之。

丙戌，遣宣抚程鹏飞、计议官囊嘉特、千户洪双寿往临安，入宫谕太皇太后。戊子，宋太皇太后谢氏遣丞相吴坚、文天祥、同知枢密谢堂、安抚贾余庆、中贵官邓惟善等来见丞相。温语慰之，遂遣吴坚、邓惟善、谢堂、贾余庆还临安。丞相顾文天祥举动不常，疑有异志，惟留文天祥于军中。文天祥坚立请归国，丞相但笑而不听。文天祥于是目怒曰：“我此来为两国大事，实是好意，况彼各男子已各释之，何故将我执留？”丞相以温言答曰：“君勿怒。汝为宋氏大臣，责任非轻。此来既是好意，今日之事正当与我共之，愿为数日之留。”遂令蒙古岱、索多馆伴羁縻焉。是日，选平日与李庭芝相善者孟咨议、段安抚、田副使，往谕扬州制置李庭芝。又令程鹏飞、贾余庆、洪双寿之临安，换宋主降帝号表章，及多给文榜于临安市绥抚士庶，无令惊扰，市井熙然，秋毫无犯。己丑，遣千户囊嘉特、省掾王□賚玉玺前赴阙进献。是日，丞相至临安湖州市。

庚寅早，丞相之钱塘观潮，于是宋宗室大臣以下及官属来见。丞相皆抚慰之，阅兵而还。辛卯，董文炳、阿喇哈、鄂罗齐等来见丞相，听受指挥而去。张弘范、孟祺、程鹏飞等赍宋主降表及太后招谕未附州郡手诏，并三省枢密院文字，令州郡一体归附。遣都镇抚唐古岱、赵兴祖等先罢文天祥所招义兵二万余众，令各归乡里，给与文榜，皆悦而归。壬辰，丞相登西湖北狮子峰，俯观临安形势。至暮，馆于湖州市秀王府。是日，遣诸将以各部兵众，分守城面。又遣万户克齐尔岱、李芳山及总管王俊等军入城，护宋氏宫城。癸巳，太皇太后令贵官王某卑辞劳问。丞相亦抚慰之，遣还。甲午，将宋氏马步军殿司及诸司兵众分置于我师，别行调遣。其余生募等军，有愿归者，听遣。张都镇抚等诣阿珠计禀淮上公事及宋招谕淮安、怀远、寿州、安丰等郡。

二月丁酉，遣镇边刘并程宣抚子同昔里伯持宋氏招谕两淮，并本省公文，去庐州招慰夏贵及未归附州郡。其镇边刘系夏贵亲舅，程宣抚子乃夏贵婿也，以故遣之。又令兵部郎中崔文卿、王世英等分镇马步司军数千，赍宋诏趋衢州等处招谕令降。己亥，令张惠、吕文焕约阿喇哈、董文炳等入宫见谢氏，宣布主上宽仁大度。辛丑，委张惠、阿喇哈、董文炳、石天麟、杨晦、张弘范、克齐尔、呼喇楚、索多入临安，取会军民钱粮之数，及拘收宋朝百官诰命敕札符印，悉罢宋氏官府，又散罢侍卫禁军。壬寅，遣西蜀归附官李胡亦持宋诏往招未下州郡。又遣使者尚壁显等之潭州行省，赍宋诏谕湖南、湖北、两广、福建州郡，令一体归附。又令万户昔里伯、史枢兵镇守湖州，以归附官赵与可授安抚，遣孙嗣总管唐拾镇守建德府；以新附官方回授安抚，遣总管高与镇守婺州，孟安抚镇守衢州。是日，丞相命诸将分兵镇守临安，令阿喇哈、鄂罗齐蒙古、汉军镇屯西湖钱塘门等处，阁里特穆尔，怀都、伊齐尔岱镇守钱塘、仁和，黄头兵屯富阳，相威等军屯盐官，焦兴、黄顺军屯德清，晏彻尔、刘源翟或守湖州市，蒙古岱、范文虎抚治临安，以水弩炮诸将及别万户诸军分屯湖州市北，如犬牙相御。遣管如德过钱塘岸上，张示省榜，禁约诸人，不令侵犯宋氏山陵。丁未，遣伊齐尔岱、特穆尔起宋臣贾余庆等四人赴昌化。庚戌，遣李知事招谕台州，石国英招谕婺州及两淮等处。辛亥，遣囊嘉特、吴阁赍谢后诏，再谕扬州李庭芝。癸丑，孟祺、谢堂、杨镇赴省议追谥宋益、广二王事。甲寅，福王遣人致书于丞相，其辞恳切。丞相回言：“太后、幼主及百官随即归附，今日俱为一家，福王不须疑惑，宜速来，同预大事，甚妙。”遂遣使还。己未，石国英遣人送婺州降表。是日，发洪都统、彭都统、张都统、吕尚书赴阙朝见。庚申，囊嘉特回，奉密旨召丞相还朝及遣宋君臣事。辛丑，遣使者周青等赴泉州招谕蒲知府。壬戌，遣史胜赍书赴越州请福王云云。宋太后令杨提举、俞提举同中贵官卢源守赍手诏及省文，往福建谕广、益二王及从臣僚属，复还临安。浙东州郡牧守相继归附，降者日众。

三月丁卯，丞相入城，馆于万松岭卢源宅。己巳，大宴于宋三省中。庚午，囊嘉特自瓜洲还省，赍张都统镇抚书，呈为庐州举城归附事。甲戌，徽州招讨李铨来降，福王自浙东来见，丞相安慰之。是日，会诸将于万松岭园中。阿珠遣使来报庐州已降及镇江文天祥出奔。是日雨作，丞相出屯湖州市，宿于秀王府。阿喇哈、董文炳同预行省事，孟祺从行赴阙，石天麟仍领左右同事，杨晦、来谷之奇同预焉。丞相暨阿达哈密议迁宋后、幼主及其僚属北行事。丙子，丞相先行至瓜洲待之。阿达哈、张惠、阿喇哈、董文炳等于丁丑诘旦，武备严肃入宫，召宋太后、幼主听皇帝诏，曰：“免牵羊系颈之礼。”宋太后谓幼主曰：“荷天子仁慈不杀，活此性命，汝当望阙拜谢。”于是迁宋太后、幼主及宫人出宫，遂封府库。谢太后以疾言，屡遣万户赵兴祖诣丞相请命。丞相曰：“既不能起，留之无碍。”是日，宋太后、幼主同宫人出城，止宿北新桥船中。是日，悉收宋之所贮宝玉。督宋大臣以下僚属俱从其行。丞相班师之日及迁宋君臣，百姓晏然不知。

闰三月十二日，夏贵至燕京，献淮西诸郡。二十一日，巴延丞相回燕京，有大旗书“天下太平”四字。二十四日，宋太后、幼主至燕京，宿会同馆。

四月十五日，赴上都。二十八日，至上都明德门官舍安歇。

五月初一日，全太后、嗣君早出西门五里外草地上。太后、福王、隆国夫人、中使作一班，左北边设一紫锦罽毼，即家庙也，庙前两拜。太后及内人各长跪，福王、宰执如南地，两拜而进。初二日，太后、幼主、隆国夫人天晓尽出南门外十余里，宰执同属官亦到。铺设金帛宝五一百余桌，在草地上，行宫殿下，作初见进贡礼仪。行宫殿宇宏丽，金碧辉煌，皇帝皇后升殿，诸妃、诸王俱升殿，卷帘列坐。宋全太后、幼主、福王、宰执以次展礼，服金，服紫、绯、绿各依次序立，班行甚整。再拜班退。升殿再两拜，就留御宴。谕授幼主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大司徒，封瀛国公。以平宋告天地祖宗于近郊，遣祀岳渎，设宴大会，大赦天下。是岁，淮东西、湖南北、川广，得府三十七，州百二十八，关五，监二，县七百三十三。

下卷

宋太后书，传于淮东制置李知院，曰：“吾老矣，值此时艰，比奉大元皇帝诏书，俾相率来附，以全宗社，以保族属，以救万姓。然事已至此，无可奈何，举国内属。今大兵在城，三宫不惊，九庙如故，百姓安堵。其余州县，已戒嗣君下诏开谕，俾各以其地归于大元。卿自守孤城，勤劳甚至，但根本已拔，纵欲固守，民其何辜？毋重困一方之人。”宋主诏刺扬州帅臣李庭芝：“自朕嗣基绪，遭家多难，权臣似道误国背盟，至勤大元兴师问罪，已入京城。有诏许存宗社，不害生灵，准奉太后戒命，举国内属，根本已拔，其余州县，纵欲固守，民何辜焉？诏书到日，可顺天时，亟宜归附。生民免罹荼毒，宗庙不至泯绝，故兹诏示，想宜知悉。”

大丞相贺表

臣巴延等言：国家之业大一统，海岳明王会之归；帝王之兵出万全，小国敢天威之抗。始干戈之爰及，迄文轨之会同。区宇一清，普天均庆。臣巴延等，诚欢诚忭，顿首顿首！钦惟皇帝陛下，道光五叶，统接千龄。梯航日出之邦，冠带月支之国，际丹崖而述职，奄瀚海以为家。独此宋邦弗遵声教，谓江湖可以保逆命，舟楫可以敌王师，连兵负固，逾四十年，背德食言，难一二计。当圣主飞渡江南之日，遣行人乞为城下之盟。逮凯奏之言还，辄奸谋之复肆。拘囚我信使，忘乾坤再造之恩；结纳我叛臣，盗连海二城之地。我是以有六载襄阳之讨。彼居然无一介行李之来。祸既出于自求，怒致闻于斯赫。臣肃将禁旅，恭行天诛。爰从襄汉之上流，移出武昌之故渡。藩屏一空于江表，烽烟直接于钱塘。尚无度德量力之心，乃有杀使毁书之事。属庙谟之亲稟，揭根本之宜先。乃命阿喇哈取道于独松，董文炳进师于海渚，臣与阿珠、阿达哈等忝司中阍，直指宋都。犄角之势既成，水陆之师并进。常州一破，列郡传檄而悉平；临安为期，诸将连营而毕会。彼极穷蹙，迭出哀鸣。始则为称侄纳币之祈，次则有称藩奉玺之请。顾甘言何益于实事？率锐旅直抵其近郊。召来用事之大臣，放散思归之卫士。崛强心在，四郊之横草都无；飞走计穷，一月之降幡始竖。其宋主率诸大臣，已于二月初六日望阙拜伏归附。所有仓廩府库，封籍待命外，臣奉扬宽大，抚戢吏民，九衢之市肆不移，一代之繁华如故。兹惟睿算，卓冠前王，视万里为目前，运天下于掌上。致令臣等获对明时，歌《七德》以告成，深切龙庭之想；上万年而为寿，更陈虎拜之词。臣无任瞻天望圣，激切屏营之至，臣等诚欢诚忭，顿首顿首，谨言。

贺表

圣人之兵仁而威，无远不服；天下之势离必合，有险即平。方期四海之会同，岂许一江之限隔。捷书屡至，庆颂交驰。钦惟皇帝陛下，至德体元，中华开统，美化既东西之被，兼爱无南北之分。弗图小邦，辄拘使节，诱纳我叛将，盗据我历城，虽就鲸鲵之诛，尚遗蜂蚕之毒。蠢尔三苗弗率，命予群后徂征，一鼓而定荆襄，再驾而降鄂岳。开黄面缚，江地心归。铁瓮之坚城自摧，金陵之王气何在。楚地六千里，不劳秦将之增兵；钱塘十万家，已见吴王之纳土。伪将悉朝于国下，幼君遐窜于海中，方知恃险之差，应悔求和之晚。臣叨居牧寄，喜听凯音。矧曾充载笔之臣，尤当述集勋之事。骏奔效命，正海内一家之时；虎拜扬休，上天子万年之寿。

赐宋王诏

上天眷命，皇帝圣旨，谕宋国主：“昔我太祖圣武皇帝，睿谋雄断，奄奠诸国。惟彼东南，咸修臣职。昔尔宋与金邻，逮至于金，接我疆场。彼国常遣使于我家，寻即殄绝，俾失结好，实尔自造。乃者师已济江，仍且按兵，复遣使以理往谕，时尔顺令归款，事岂不殊？及兵压临安，方出请降。论以国典，固无宽宥。然尔国政，悉出权臣，若尔母子，初无所与。朕既知之，复以罪谴，加尔母子之躬，固所不忍。况尔举朝来觐，嘉乃是心，而优渥之令可不伸乎？庸锡宠章，备兹异数，可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司徒、瀛国公。宜令准此。至元十三年六月日。”

追赠郑江

切惟古之所以称大勇而立异功者，盖之上人有激劝之术使然也。不尔，将偷卒情，望其有奇功于天下不能也。比闻故河南路统军郑江，今年四月内，襄阳城下，以战而死，迄今半载，朝廷无追奖之命。今参详国家方混一区宇，苟死于王事者不加追奖，则偷安苟容之徒以为得计。照得近例以他功追封者往往有之，彼被坚执锐，不顾死难，为国家报效者，若不量加追赠，恐于激劝克敌制胜之术，有所未尽。

燕山平庆安起盖祠堂，开板印造《平宋录》。

抚劳战士

切惟古之用人，能尽死力者，不过闵其劳苦、悦以使令而已。盖兵以气为主，所贵感发振作，不致有堕归之意。切见襄阳之役，以数十万众顿于坚城下，经有四年，暑天炎瘴，攻守暴露，不战而疫死者，无岁无之。即目已是炎瘴，江水向发，设如去岁之夏，宋人统以舟师来抗，内以死寇，必出相应，其利害所关非轻，当此正帅臣筹画之日，将士竭尽之时也。今虽省官节制于上，朝廷亦宜制为抚劳，感发人心，振作士气。愚见合无闻奏恩旨，诣彼军前，宣谕抚慰，使功过两明，赏罚必信。然后序情而闵其劳，使三军之士歆曰：“我之死生有所归矣，我之勤苦为上知矣。”众既喜其如此，虽置之重地，淹于岁月，人将奋发忠义，心力一殫，勇气自倍，而亲上死长，以为当然。所谓悦以使民，民忘其死者也。

丞相巴延公勋德碑

乾为天，统元气；坤为地，统元形。辅以四时，佐以六子，天地所以不言而化，无为而成也。钦惟宪天述道、仁文义武、大光孝皇帝，转乾元以建国，法坤元而纪年，聪明睿知，神武不杀，握符阐珍，混一区宇。日月所照，霜露所坠，凡有血气，莫不臣属。首出庶物而万国宁，含弘光大而品物亨。天覆之高，地载之厚，不可名言，不可绘画，所可得而见者，四时之运行，六子之变化。繁辅弼之臣，有若丞相巴延公之定江南，其勋德尚可考已。至元十有一祀甲戌，冬十二月，丞相总师渡江。又明年丙子春，师次杭之近郊，行中书省以中阉入杭。连城列垒，望风款附。农不释耒，兵不血刃；市不易肆，秋毫弗惊。天命攸归，人心欣戴。不谋而同，不戒以孚，黄童白叟，手额赞叹，祝圣世君臣同德，时万时亿，永福区夏，无前伟绩，对天宏休，于是乎在。虬虱臣等尝拜手顿首，庄诵诏旨，深厚恩恻，曲意招怀，惟恐生灵枉受其害，伤圣天子不杀之仁也。丞相对扬休命，壹是以不杀为事，岂惟不杀，抑又不贪。东南苟安，率尝中稔，绵历积久，休养繁庶；权臣擅事，贵戚殖私，多货厚藏，富于公室；子女如林，玉帛如山，倡冶珍怪，未尝寓目。士庶缁黄，香奁图书，微有献馈，一无所取。宫廷内储，府库外峙，谨护封鏽，悉归有司。郊关之外，禁止俘掠，分屯列戍，田里相安。既又发公廩以济民食，蠲房租以奠民居；捐山林川泽之利以便民用，减上供物帛之赋以宽民利。《易》曰：“王命三驱，失前禽也。”言顺而向我者，纵而弗禽也。《书》曰：“民心无常，惟惠之怀。”言能生斯民者，民所归也。丞相杖钺专征，于国有大功，为勋；于民有大惠，为德。勋德之盛，卓冠前古，杭民千万，均受渥赐，莫知所报。士民率请伐石为勋德碑，昭示无极。铭曰：皇元受命，光宅九区。旋乾转坤，驾唐轶虞。至元建号，混合舆图，一统之盛，亘古所无。赐钺推毂，密勿都俞。干戈所指，仁义与俱。岂其得已，烦我师徒。宇宙磔裂，欲同其殊。匪兵不服，匪氓敢屠。不亟不徐，南邦是徂。审势效顺，尔箠尔壶。尔货弗掠，尔孥弗俘。江之广矣，亦既桴止？天之所与，将焉遽止？相臣曰：嘻！我息尔孚，不杀不贪，申令前驱。百城安堵，于楚于吴。杭民千万，易惧为娱。大勋盛德，可镌可摹。千万斯年，以侈庙谟。至元十三年二月日，四明史周卿撰，宣授宣武将军管军总管汪宋英、省选耆老陈相实、耆老顾德荣、耆老班首喻震宗等立石。

右碑至元十三年丙子春二月，建于杭之行中书省，以纪殊绩。岁月浸久，适毁于火。士民追念，合词祈请，拟复旧观。省府重嘉其请而矜从之，乃稍润色其辞，重立斯碑。山可磨，谷可堙，此德此勋天地存。至元三十一年春三月望日，少中大夫、杭州路总管、兼管内劝农事寇元德谨跋，并书丹篆额。